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三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上星期學習到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，這個經文是「明實相」，給我們說明什麼叫實相。世尊開示，須菩提尊者他領會的向世尊做心得報告，所以說「世尊」，須菩提對著世尊講，「是實相者則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」這個經文就是兩句「實相」，什麼是實相？實相則是非相，就是非相就是實相，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」。《金剛經》主要就是破除我們對一切法的執著。為什麼執著？認為都是真實，所以要破除我們的執著。所以佛說實相則是非相，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」，那個就是實相。我們要從這個地方去體會實相、非相，實相就是非相，非相說名是實相。

佛說法就是破除眾生的偏執，因為偏私執著，因此而造業受苦。我們知道六道輪迴就是從人我執而來的，執著有我、有人就起惑造業。迷惑，人、我分別就自私自利，損人利己這些念頭統統起來。原來沒有六道輪迴，因為迷了起分別執著，產生六道生死輪迴的一個幻相。造業，愈造愈苦，愈苦煩惱就愈多，造的業就更重。所以煩惱多就多鬥爭，甚至殺人遍野。戰爭，那為什麼？就是為了鬥爭，你爭我奪，這些都是不明實相。不明事實真相，自己一個偏執的觀念，造了這麼重的業。像現在這些戰爭都是偏執，各有偏執才會引起衝突。所以世尊出世在世間就是為了救眾生這些苦，把事實真相給我們說明，勸我們看破放下。

眾生的偏執（偏私執著）主要也是沒有智慧，沒有智慧，自己

偏也不知道，自己執著也不知道。所以佛說無有定法，破偏執之病。這個法也是通世出世間法，破偏執。說這個我們一般人還是比較不容易體會，什麼是偏？什麼是執？有時候我們還是不太清楚。我們淨老和尚在世的時候，在講席當中也用現代人比較容易理解的這些言詞，還有這些事情來說明，大家就比較容易體會。所以我們老和尚也常講過說，這個世間的事情沒有絕對的是非。大家從這句很淺顯的話，你去體會這一句「無有定法」，沒有絕對的。因為每個人角度不一樣，你從那邊看，我從這邊看，各執一邊，那就要起衝突。沒有看到全體，全面的，那就偏了。好像我們這個桌子四個角，他就只有看一角，其他三個角他都沒看到，他就執著在這一個。各人看的一方面不一樣就對立了、就起衝突，就這麼來的。如果全面都看了，自然就沒有對立、衝突。所以佛說法，佛法、世間法都是無有定法，無有定法就是教我們不要去執著，如果我們再執著一個無有定法又是執著，大家要體會這個意思。我就是無有定法，你是執著一個無有定法，佛就跟你講有定法來破你這個執著，大家去體會這個意思。主要是破除你的執著，那怎麼講都可以，只要破除執著，怎麼講都可以，都對；你一執著，怎麼講都不對，因為你已經執著了。所以說一個沒有定法，我們就執著一個沒有定法也是執著，執著一定有個法也是執著。我們從這樣以此類推，你去舉一反三，一切事情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，沒有絕對的，就是看我們從哪個角度去看。所以我們要面面觀，這樣才能破除我們偏執的病根。所以這個法通世出世間法。

學佛必須要修觀，這是江老居士在《講義》他特別強調的。這個觀是什麼？觀是教家，教家就修觀。禪宗（禪門）參究，那是宗門，教下的就是修觀。我們念佛，實際上講也不離修觀，我們看《十六觀經》就很明顯，十六觀。所以「學佛必要修觀，以觀照圓融

之佛理」，圓融他就沒有偏執，沒有偏私執著，都是觀照圓融的佛理，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待人處事接物。我們要用在生活上，這樣我們才能夠修觀。修觀就是在哪裡觀？就在我們現前生活，每一天從早到晚，這些人事物來就提起這個觀照圓融的佛理。這個觀你慢慢深入，就能轉變我們一向偏執的觀念。往往我們一般人都會講我認為怎麼樣、我覺得怎麼樣，這個就是會有執著自己的成見，這就會產生偏執。所以要修觀，觀就是面面觀，觀深入了，見理就深；觀圓，而後我們見理就圓（圓融）。「見理深則觀愈深，見理圓則觀愈圓。」這樣輾轉修習，智慧就輾轉增長、智慧就增明，愈來愈明瞭，不知不覺當中，我們這個執情就漸漸淡化了。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做到像六祖這樣一下子全部放下，但是我們從這樣漸漸修，慢慢也會進入這個境界，妄念就潛消了，我們妄念慢慢就沒有了。遣執著、斷妄念，妙用也都在修觀這個上面。修觀，要懂得這個觀法，用在生活當中那就很活潑了。所以江老居士在《講義》講，我們學佛為什麼這幾百年來（一、二百年來），修行退道心的人很多？他的結論就是從宋朝之後講《般若經》的法師就很少，就是修觀門的都很少。沒有般若，沒有修觀（作觀）改變觀念，學佛很難入門，功夫很難得力，因為我們偏執的觀念改不過來，根深蒂固，不容易改。所以修觀是應用在我們生活上，點點滴滴都在修觀。因為沒有去修觀，你這個觀念執著（偏執）改不過來、轉不過來，學到最後伏不住煩惱，我們煩惱控制不了，拿它沒辦法，我們念佛要壓也壓不住。

過去我們老和尚也教我們，你煩惱來的時候，趕快提起一句佛號把它壓下去。我都壓不住，我氣起來的時候，佛號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！我氣都來不及，還念佛？真的是控制不了。也知道這樣不對，但你就是自己控制不了，自己做不了主。我們平常伏不住我們

的煩惱，控制不了，臨終那就更沒有辦法，控制不了。修觀，他有比較活潑，特別是聽經聞法，實在講聽經聞法都是在修正我們觀念。我們聽老和尚講經，方方面面講得很多、講得很細，但是我們聽了之後如果沒有去作觀、去修觀，把我們錯誤的觀念改正過來，功夫也不得力。道理是聽得很多，實際上對我們修行伏煩惱這個功夫還是不得力，這樣也容易退轉，因為煩惱控制不住就容易退轉，而且不懂得作觀也會修得枯燥無味，枯燥無味你就修不下去。過去早年在景美，我們老和尚提倡念一日一夜的（二十四小時），當時也很多同修發心念一日一夜。後來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，佛堂就開放二十四小時念佛，日夜一直念佛。就是分三區自由念佛，一區繞佛、一區靜坐念佛、一區拜佛。三區念佛，二十四小時，然後敲引磬、敲木魚就輪流，好像一個小時輪一班。剛開始人也滿多的，三、四百人；後來念了三個月，大概剩下一百多人；念了半年，幾十個；念到一年，好像晚上只有剩下念佛機在念。我在景美華藏圖書館也實驗過，剛開始第一天還有三、四十個，第二天二十來個，第三天十來個，第四天剩下我一個，沒人了，愈念人愈少。所以當時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，我們老和尚說就一句佛號念到底，就是一直念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但念到最後就沒人了。後來我們師父說不行，還是要聽經，一天還是要最少聽兩個小時的經。

那為什麼念不下去？他念到沒味道，枯燥無味。為什麼念得沒味道？為什麼有人念得很有味道？這個就跟修觀有關。念得能夠伏煩惱，他就法喜充滿，他不累了，愈念愈歡喜。我們為什麼說念佛也要修觀？其實我們沒有懂一點觀的道理，到底我們是不是在念佛？我們是口在念，還是心在念？我們說老實話，我說我自己，都口念比較多。都口在念，口念得沒有錯，但是心都有妄念。所以這句佛號，如果你不夾雜妄想，念了你馬上就有感應，你就感受到佛光

注照，當然就不一樣。我們有妄念，這句佛號伏不住煩惱，所以念到最後你就沒味道，你就會退心。有的人他也不懂什麼修觀不修觀，一些老阿公、老阿婆，念個三年就往生了，那是老實人，善根深厚，他念佛能伏得住煩惱，那樣的人也很稀有。像海賢老和尚，我們看他的光碟，他不認識字，也沒有聽過一次經，一部經也不會念。他剃度，他師父就教他念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你就一直念，念到明白（明白就是念到明心見性），你什麼都不要講。所以他念佛念到功夫成片、事一心、理一心，我們老和尚給他估計，他二十歲出家，大概念到三十歲就功夫成片了，四十歲大概就明心見性、理一心了。我們看他的光碟，他生活上的表現就是他的功夫。你看他經過多少大災大難、大風大浪，那個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，如果換作我們，十條命也沒有了，活不了了。我們舉出一個例子，他說電工去收費，他只是問說，這個月怎麼比上個月多那麼多錢？那個電工二話沒有就給他一個耳光，他就趕快把錢拿給他了。旁邊看的這些護法要找他理論，他說不要，修行人要修忍辱，不要跟他們計較。他一點瞋恨心都沒有，所以你看他往生多自在！我們試看看，人家給你一個耳光，而且很沒有道理的，你都不能問的，試看看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功夫。

功夫成片就是伏煩惱，沒有斷，伏煩惱，控制住了，不發作了，這樣就有把握往生。我們不是像海賢老和尚、鍋漏匠那些老菩薩、那些老實人，你不修一點觀來幫助，真的，你念一句佛號要伏煩惱，你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這種妄想太多的是很難。所以念佛也是觀，《十六觀經》不是觀嗎？所以學佛，修行的關鍵就是在觀，沒有別的。但是這個觀也要正觀，你如果都修邪觀（《十六觀經》跟我們講要怎麼修才是正觀，怎麼修是邪觀，你不符合經典講的就是邪觀），你作邪觀，修到最後變邪魔外道。他也在觀，但是觀錯了

、偏了，偏執，他以為是對的。所以江老居士講，因為沒有智慧，不知自己是偏，不知道自己是執著，以為自己是對的，然後他就堅持他的執著，修到最後就變邪魔外道。過去有一個居士（現在在澳大利亞），他也很用功，一大早就起來拜佛，當時很多人去跟他學。我是沒有功夫，但是經教聽多了，我知道這個有問題。知道這些有問題，你很用功，這個就是有行無解，盲修瞎練，那很危險，會走火入魔，這個我看也滿多的，走火入魔。

還有讀《無量壽經》的，讀到最後煩惱不斷的增長。讀經不是消業障嗎？伏煩惱嗎？愈讀煩惱愈多，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還認為是對的，到處給人家開示，都要聽他的，甚至他都比師父更厲害，這個大有人在。《無量壽經》讀了一萬多遍，不見煩惱減輕，煩惱反而增長，為什麼這樣？所以我現在到各地去講，勸我們淨宗同修，讀誦大乘，讀誦是為了受持，我們讀了，有沒有照經典去修觀、去改正自己的毛病、習氣？那個才管用。你的毛病、習氣沒有依照經典佛的教導改正過來，始終煩惱你就伏不住。經念得愈多愈增長執著，增長我見、我執，增長煩惱，你們都不如我，貢高我慢，煩惱不都起來了嗎？因為不懂修觀，所以念到最後變邪魔，這個很可惜。現在澳洲一個居士，每一天跟阿彌陀佛開會，要我聽他的。所以對這個道理你沒有一點了解，很容易被這些誤導，他講一個神神叨叨的講得很準，你就會信他的。那個很準，鬼神護身他有一點神通，然後講你會發生什麼什麼，很準，那你聽不聽他的？所以很準，我還是不聽他的，我還是聽佛的，依照經的，依法不依人。這些都是沒有修觀，或者他觀錯了，修到邪觀去了；不修還好，愈修愈麻煩，修到最後變魔王外道了，也很有福報，也有很多人去護持他。可見得修觀的重要。

遇到善知識也是很關鍵的，遇到善知識，你也要能夠依教奉行

，要聽話，我們師父在世都講得很白，聽話、真幹。聽話我有聽，師父叫我們讀經，我不都讀了一萬多遍了，怎麼不聽？叫我念佛，我二十四小時都沒睡覺，我很聽話。是不是這樣就聽話了？不是，你要去修，那才是真正聽話。這個道理我們都不能不知道，這就是觀念的問題，修觀就是觀念的問題。所以念佛、念經念到最後，過去我也講過，也是一個居士，念二十四小時的，而且他的體力很好，念了三天三夜不睡覺，還去開車。後來聽說跳樓死了，他念到這樣跳樓，我當時也覺得很納悶。後來我聽黃念祖老居士講說北京有個居士（那個更早了，大概民國初年），他說那個念佛念到聽到風聲、雨聲統統是阿彌陀佛，後來怎麼樣？拿一根繩子上吊死了。他怎麼念佛念到最後變這樣？這個問題就是跟修觀有關係，他的觀念正確不正確。實在講，觀大家都有，就是觀念，你的觀念對不對？你的見解是正見還是邪見？關鍵在這裡。所以八正道，正見是第一個，你見解錯了、偏了，後面修的統統是偏的。正見，見就像導航，現在講導航大家比較知道清楚。你導航導得對不對？導得不對就不是你要去的目的地。所以這個見，見就是導航，好像開飛機、開船、開車，現在都要用導航，你導得不對就偏差了，你怎麼走也不對路，走入邪魔外道去了。

所以禪宗他是開悟見道，他才修道；我們淨土有個方便是可以同時，我們現在還沒有開悟也可以念佛，信願念佛，到極樂世界見到彌陀就開悟了。但也還是要明理，你不明理還是會有問題。所以要多讀誦大乘經典，多聽經。《金剛般若》它是講原理原則，其實金剛般若它是共同科目，它不是你修禪宗才需要，其他統統不需要，不是的，金剛般若都是共同科目，無論你修行哪個法門都需要。而且般若是佛法的中心，沒有般若就不是佛法，就變成世間法。所以多讀大乘經典、多聽經，不但你修任何法門都能得到自在受用，

而且對一切世間法進退應對也能夠得心應手，轉凡入聖。所以我們現在修觀，過去蔡老師講的《弟子規》、《群書治要》，這些實在講我們要修個一條、兩條也是觀，我們要去觀察，看看我們修得怎麼樣？我們有沒有去做到？修得對不對？這個理都要去深入。就修個《弟子規》、修個《群書治要》這個當中，還是有很多道理在裡面，我們不能不明瞭。不明理，你修錯了自己不知道，自己還以為是對的，就變成偏執了。江老居士勸我們清夜平旦，心靜一靜，向自己內心去觀照；對境隨緣，向一切法觀照。我們早上起來、晚上要睡覺，自己一個人，觀照自己內心起心動念。對境隨緣，對外面這些境界，就是這一切法，一切人事物就是一切法，物質、精神的，一切法，向一切法去觀照。觀照這些理論方法就很多方面，我們可以提起，都可以應用上，待人處事接物，看你遇到什麼樣的境界提起觀照，觀照要深入就受用無窮。我們如果不提起觀照，實在講我們也很難控制住煩惱，一定會隨順我們的煩惱習氣，所以修行就在這上面修。好，我們接著看第十二條：

【十二、學人欲見實相，當靜心於「一切皆非」上領會。若領會得實相便是非相，便領會得心中少有相不相的影子，便非實相矣。修行用功下手處，即是須於未起心動念時精密觀照。】

這一條，這個觀給我們講到最精密、最深入，我們還沒有起心動念去觀照就容易開悟，不起心、不動念，提起觀照。像惠明禪師，他是在六祖會下第一個開悟的。在俗家他是一個將軍，後來出家去參禪，在五祖那邊參沒開悟，跟五祖學了很久。後來為了搶衣鉢，他第一個找到惠能，惠能把衣鉢放在大石頭上，他看到衣鉢就去拿，結果拿不動。他知道有護法神，這個衣鉢不是用搶的，你沒有真正開悟，拿了那個衣鉢也沒有用，那個時候一個念頭就轉過來。所以實在講，成佛說難很難，說不難也不難，就在一念間。六祖講



「迷聞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」，你迷的時候無量劫，經累劫，但是覺悟是一剎那間就覺悟了，成佛就在一念，一念轉過來。所以他念頭一轉過來，知道這個也是佛力加持，他拿不動，它是佛力加持，他那個時候的心態就不一樣了。當時只是不服，要去搶，這個時候知道不是用搶的，你真正開悟才能拿這個衣鉢。所以那個時候念頭轉過來就說：「盧行者，我不是為衣鉢，我是為法而來」，那時候觀念就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了，盧行者才出來。他說請開示，什麼是本來面目？那個時候心態就不一樣，很恭敬，知道他是開悟的，不敢再輕視他了。盧行者就跟他講，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你心沒有想善、沒有想惡，在這個當中，那個就是你的本來面目。他當下就大徹大悟了。所以觀照就要『未起心動念』，你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心裡沒有動念的時候去觀照，向內心去觀照。

欲見實相，應當要靜心於『一切皆非』上去領悟。你起一個念頭，有，不對；無，也不對；也有也無，也不對；亦有亦無，也不對。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反正起念頭你就用個「非」去把這個妄念排遣，遣除這些執著分別，「一切皆非」。『領會得實相便是非相。』什麼叫實相？你不要去執著那是真實的，那就是實相。「實相」、「非相」就是個名字、名詞，我們透過這個名詞去轉我們的心，這個就是用功下手處。所以領會得『心中少有相不相』，你說有相，又不是有相，這些念頭都不是實相，你都落到相裡面去了。所以這個叫意在言外，你講一個「非相」，講一個「實相」，這是名字相，你不要去執著在這個名字相上面；是透過這個名字相，它是一個工具，指路牌，透過這個你去領會非相。所以有念頭起來就非，要用皆非把這個妄念給它排除掉。這是《金剛經》這樣用的一個方法，我們現在念佛，用念佛這個方法也是可以。就是你心裡起

一個妄念，皆非，一切皆非，那就是實相；如果你有念頭起來，那就不是實相。所以一起念就要用「皆非」把這個妄念排除掉；再起念，再皆非，提起這個。禪宗參禪參話頭，他提起話頭方法很多，原理原則是一樣。我們念佛就提起一句佛號，那也直截了當，關鍵就是我們心念要真正轉過來，把我們那個偏執用一句佛號代替過來，跟這個也是同樣的，異曲同工，同樣的。看你用什麼方法覺得比較得力，都可以，只是說我們用念佛比較習慣。皆非，有時候你需要用一用也可以，比如說你看到一件事情，你起個念頭怎麼樣，皆非，把這個妄念放下、排除掉，這樣慢慢我們就會有心得。第十三條講：

【十三、當知念頭不起則已，起則非之，便是離念之快刀利斧也，豈非最妙觀門。】

不管起什麼念頭，起惡念，把它非之，這個非相是虛妄的；起善念，起善念也要非之，你這個心才會恢復到誠心。所以至誠心就是不思善、不思惡，那是至誠心；你有善念、有惡念，都是墮在二邊。善惡是相對的，分別執著就出來了。所以我們六道凡夫起心動念，不是起善念就起惡念。但是聖人教我們方便法，像道家《太上感應篇》教我們不要起惡念，起善念。你起善念做善事，果報在三善道；起惡念造惡業，果報在三惡道，總是不出六道。斷惡修善，你不要著那個相，心中不要去執著我斷了多少惡、修了多少善，不要耿耿於懷；我幫助你多少錢，你還欠我一個人情，那個叫著相，那個你會得人天福報。現在你要修《金剛經》，你就要放下，好像沒這個事情，三輪體空，沒有接受我布施的對象，中間沒有布施的財物，也沒有布施的我，能所都沒有了，分別執著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這四相就沒有了。所以同樣在做善事，你不著相，你就超越六道；你著相，你會得人天福報，不能超越六道，差別就在這裡。

事情是一樣，在外面沒有兩樣，心不一樣、觀念不一樣。

『當知念頭不起則已，起則非之』，一起念就錯了，我怎麼又起念了？不管起什麼念，只要念頭一起來你就「非之」，不對，不能起念；不能起念，現在沒有念了，又要「非之」，不然你要入到無想天去了。所以要一直提起這樣的一個觀照，如果這個功夫我們不習慣用，你用念佛就可以了，也很直截了當。反正你起什麼念頭都用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把它換過來就對了，其他統統不管，這個也是我們比較習慣的。只是說這個原理原則我們要知道，怎麼去用功？就是在這個上面用功。所以古大德講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就是念頭起來你要覺察得快，轉過來，那你功夫慢慢就會得力。如果覺察得慢，一直起來，控制不了，我們又不曉得被妄念牽到哪裡去了。所以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我們起個念頭要非之，我為什麼又起念了？不對了；要提起不對了，怎麼又起念了？這個就是覺，這一念就是覺。如果你不起觀照你就不覺，反正就這麼習慣，就這麼照著我們的習慣（習氣）起心動念，妄想分別執著也是老樣子。

所以修行在哪裡修？在起心動念當中修，念佛就是用一句佛號這一念把它代替過來。如果一般修行，斷惡修善，起善念，不要起惡念。我們念佛這一念叫淨念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念佛是用這個方法。方法很多種，總都是排除我們妄念的。妄念它是虛妄的，它不是真的，所以叫妄念。你知道它是妄念，妄念就沒有了。我們現在妄念起來不知道是妄念，就跟著妄念跑，就迷惑顛倒。如果你一念提起覺照，知道這是妄念，那就沒有了，因為妄本來就是虛妄的，你說妄念從哪裡來？我們也找不到。生從哪裡來？滅往哪裡去？你去觀照這個，你會開悟。你想一想，你生從哪裡來？你從哪裡跑出來？你找得到嗎？死了去哪裡，你

知道嗎？你也找不到。我們總是覺得有生有死、有來有去，對不對？這個就是什麼？妄念。佛跟我們講，沒有來去、沒有生滅。我們聽這樣，我們不相信，明明有生滅，怎麼會沒有？我明明看到就是有生滅。生從哪裡來？滅往哪裡去？你去觀這個，觀透了你也會開悟。你的身心世界從哪裡來，你觀照妄念也是一樣，妄念從哪裡來？你找它生處找不到，找它滅處也找不到。

這是最直接、最高的，一個修觀，從這個地方我們不斷去用功。像二祖，他就是參達摩，參達摩他是很誠心，斷臂求法，達摩問他你何苦？為何而找我？他說心不安，求大師幫我安心。達摩說心拿來，幫你安。他當下一回光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，心找不到。達摩說「與汝安心竟」，給你安好了。你心找不到，安什麼心？是虛妄的，你要安心的念頭是妄念，好像無中生有，你的妄念。大家好好去體會這個，你會開悟的。妄念它沒有生處，也沒有滅處，你找不到。三祖去拜見二祖，他說我罪過很重，要懺除業障，求祖師幫我懺除業障。他說好，你罪拿來，我幫你懺一懺。他也說什麼？「覓罪了不可得」，他說也找不到。所以這些罪業統統是我們的妄念（虛妄的分別執著）產生的幻相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講義，「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。重罪若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」《金剛經》也是懺罪的，最直接的這個懺法。懺悔法有三種，這是最根本的，這個懺法叫做「實相懺」。一般小乘的懺悔法叫做「作法懺」，就是發露懺悔，在佛前、在師長前、在大家面前，我做錯什麼事我要懺悔、我要改過，以後不再造了，這叫發露懺悔，這叫「作法懺」。更深的，大乘「取相懺」，取相懺就是懺悔，見到好相，夢到佛來說法、作好夢，種種瑞相，身心輕安，見到好相、瑞相，這個叫取相懺，大乘取相懺就比較高了。修懺悔法，最根本的懺就是實相懺，又叫「大莊嚴懺」。所以我們三時繫念的懺悔，三遍，第一時、第

二時、第三時，最後一句不一樣。第一時是「今對佛前求懺悔」，今對佛前求懺悔就是小乘作法懺，發露懺悔，然後對佛前、對大家面前懺悔，這個叫作法懺。第二時就比較深了，「一切罪障皆懺悔」，就是你的障礙排除了，見到瑞相，見佛、見光、聞到異香、晚上作好夢。像《了凡四訓·改過之法》講業障懺除，你有好相，你身心輕安，煩惱輕、智慧長，這個就叫做取相懺。所以第二時它比較高，就是「一切罪障皆懺悔」，罪業消除了就見到好相。第三時是最高了，「一切罪根皆懺悔」。什麼叫罪根？就是起心動念，妄想。這個是實相懺。所以三時繫念，第一時作法懺，第二時取相懺，第三時是無相懺。

一般《五戒相經》有下可悔、中可悔，有不可悔，不可悔就是不接受懺悔，比如說你故意殺人，那不接受懺悔；像墮胎，用法懺不行，不接受懺悔，破了戒就不接受懺悔。小乘戒就是有可以接受懺悔、有不接受懺悔的，可悔、不可悔；大乘都可以懺悔，就是你要做到取相懺，那個罪業才能懺掉。最根本的就是無相懺（實相懺），這裡講實相，實相非相。所以這個也是懺悔法門，從根本懺。我們也不要怕聽不懂這些，因為薰習久了，我們原來是漸修的根器，圓頓的經教你薰久了，你也就變成圓頓的了。我們老和尚常常給我們開示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你長時薰修，原來是漸修的根器，你也可以薰成變圓頓根器的。圓教的人修行一天，等於漸教的修行人修一劫，那個效法不一樣，可見得開大圓滿見那很可貴的，開圓頓見。我們再看第十四：

【十四、六度萬行，——如法精進修行，而曾無芥蒂於其胸中。——精進，不壞也，無不相也。心中若無其事，不著也，無相也。一切世間法，事來即應，事過便休。雖休而能應，應而能休。所謂提得起，放得下。】

這條就跟我們講實相非相的道理。所以實相不是說什麼相都沒有，相有體無，關鍵就是要我們不要去執著。『六度萬行』，「六度萬行」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六度，前五度如果沒有第六度般若智慧，前五度如盲，盲就是沒眼睛，像瞎子一樣，盲修，有的甚至修到最後走火入魔，就是沒有智慧才會這樣。你用般若智慧，正知正見修的，就成佛了；你沒有智慧來修，修到最後變魔了，差別就在這裡。所以六度，六祖講的禪定是第六度的般若智慧，自性本定的禪定，不是第五度那個禪定。第五度那個禪定，世間四禪八定，那是禪定；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那是禪定；還有超越六道的，小乘的九次第定，那個禪定超越六道了。世間的禪定是四禪八定，但是你沒有智慧，你修到最後就是四禪八定，頂多修到阿修羅九次第定，不能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。五度如果沒有般若智慧就像沒眼睛一樣，所以必須要有智慧。

六度萬行，「萬行」就是講我們生活當中點點滴滴，那很多，用個「萬」來形容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『一如法精進修行』。布施有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。持戒，三皈五戒。我們不要講太高的戒，五戒十善能做到，在現在就是聖人了。像我們老和尚提倡的傳統文化，《弟子規》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，這都是屬於戒學的範圍；包括李老師的《常禮舉要》、《論語講記》，這屬於戒。忍辱也需要智慧，沒有智慧，忍辱是有限度的。精進更要有智慧，如果沒有智慧，沒精進還好，一精進就著魔，我們看了很多，一精進就著魔。二十幾年前，我們達拉斯打佛七，一個也叫阿桃，阿桃師姐，她打佛七都去煮飯，從休士頓開車到達拉斯。她一個兒子讀美國哈佛大學的二年級，學歷也是相當高了，結果到奧斯汀去，去學密。學什麼密？學晚上不睡覺的，晚上不睡覺他就念咒。去學了半年神經失常，送到精

神病院，怎麼治也治不好。我到休士頓，她找我，我說我也沒辦法，我只能到妳家去誦《無量壽經》跟他迴向迴向，其他我無能為力。後來找莊師，還有一個女眾，她們兩個女眾，一個做維那，一個敲木魚，我去當主法。結果到她家去，真的，我一進去那個磁場就不對，我真的整個毛骨悚然，就像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講的「惡鬼屯門」，我才體會到什麼叫惡鬼屯門，那種感受心驚肉跳，硬把那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念下來。後來比較好一點，但沒有辦法完全好。

他念咒，晚上念那個咒是招鬼神的，鬼神有善神、有惡神。你召請鬼神來，所謂「請神容易送神難」，這是有這句俗話，你請來容易，你要送走怎麼送走？他不走，那你就麻煩了。如果你不是真正有戒行、有德行，你找這些鬼神來，找善神來還沒問題，他不會害你，那個惡神惡鬼看到你生煩惱，你這個沒有德行的把我叫來，給你處罰。他就精神失常了，他是晚上去念咒，念晚上的。晚上念咒，我自己碰過一次，一次我在汐止彌勒內院，那時候我母親出家住在那裡，我放假都會去看我母親，騎著機車上去，去掛單一個晚上。寬裕老法師安排：今天晚上，你跟另外一個姓那的居士，你們兩個睡一間通鋪。他那個山上都是通鋪，都是木板的。我說好，那你安排。反正去那邊，老和尚安排我住哪裡，我就住在哪裡。姓那的那個居士（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家，我在家）他說：我晚上都念咒，念到天亮不睡覺的，你恐怕會被我吵醒。我說也沒辦法。我心裡想沒關係，就安排我跟你住在一起，那就讓你吵。我們晚上熄燈，十點以後我就睡覺了，他就開始坐在我旁邊念咒，真的念到天亮，被他吵了一個晚上，還好那些鬼沒有來找我。第二天起來做早課，白天的時候跟他聊天說他是旗人（旗人就是滿洲，滿清滿族的，滿族的旗人），他說姓那，那裡的那，他姓那，他是旗人。我碰到

過一次，真的。

後來我出家了，去休士頓，阿桃說她兒子去跟人家學咒，念晚上的。我碰到過，的確有一些是念晚上的，念晚上都召請鬼神。召請鬼神，你要有功夫、你要有德行，你才能使喚這些鬼神。鬼神你無緣無故把他找來，他看到你沒有德行，他當然找你麻煩。所以就精神失常，很可惜，後來沒有辦法再去念書了。所以你說他精進不精進？晚上不睡覺，很精進，但是沒智慧，沒智慧他就偏了。不精進他不著魔，一精進就著魔。過去我們師兄要去精進念佛，師父就叫我說：叫他回來，他不精進還好，精進他肯定著魔。還好，師兄精進到半夜都在打瞌睡，所以還好沒著魔，現在我去都泡上頂好茶招待。另外一個師弟也是去精進，我說師兄都精進失敗了，他還是不相信。精進到最後也是沒辦法，還好不是很精進，現在他專門修普洱茶法門。他說師兄你來，我招待，我那個普洱茶是最好的，你在外面買不到的。找我找了好多次，我都還沒時間去嘗他的普洱茶。還有掛水晶，後來我說你不是閉死關嗎？不死就不出來嗎？現在修掛水晶的法門、喝普洱茶的法門。

這個就是，真的江老居士講得沒錯，沒有般若智慧你想修，不得其門而入。這裡講，你六度萬行『一一精進，不壞也，無不相也』，就是你不是不著相，然後什麼都不做，那你就執著一個不著相。「無不相」，無相無不相，無相就是相是空的，但不是沒有相，叫做無不相；那些相有，我們生活上有。精進，不壞，無不相。你總不能說空，那我今天不煮飯，反正空了，煮飯幹什麼？大家不要吃了，什麼都不幹了，那就錯了。無相無不相，就是不是叫你這個事放下，『心中若無其事，不著也，無相也』，是你心要放下。所以有一些居士，特別是大陸的聽經，聽我們老和尚講放下，什麼都要放下，他回去，銀行的錢統統捐光了，工作也辭掉了，房子也賣



掉了，生活遇到困難，然後跑到香港說找師父，找老和尚。老和尚說，你完全把我的話聽錯了，叫你放下不是叫你什麼事都不要做，是叫你放下心裡那個牽掛，你那個罣礙、你那個執著，是放下心裡那一個，不是叫你這些事放下。你生活當中該做什麼就還是要做什麼，是放下心中的妄想分別執著，不是叫你放下外面這些事，什麼都不要幹了！聽錯的人大有人在。你說六祖他有沒有放下？他徹底放下了。放下，幹什麼？去碓房舂米，去做苦工。他的身體小，體重輕，腰間還綁個石頭加重重量。所以「心中若無其事，不著也」，『一切世間法，事來即應，事過便休』，這個就是佛法。我們每一天待人接物處事，事來我們就應，事去就心裡放下。『雖休而能應，應而能休。』就是說休不是不能應，不是；都不能應，那佛菩薩怎麼會有感應？就是能應。我們也是佛菩薩。所以「雖休而能應，應而能休」，應又能放得下，這個就是『所謂提得起，放得下』。這個我們好好去體會，在生活當中去體會，修觀不離我們現實生活方方面面的。如果體會得一、二，我們對人生觀這些態度跟一般人就不一樣，你跟一般人的觀點就不會一樣了，我們會得到解脫、得到大自在，煩惱輕、智慧長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今天講了三條。我們自己道場就沒有受時間限制，所以細談也有好處，讓我們能夠比較深入的去體會。如果在外邊講個一天、兩天，那個就要講得比較簡單一點；講簡單，如果不是根性很利的人不容易體會，所以細講還是有它的需要。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、法喜充滿，我們下星期三再繼續來學習。阿彌陀佛！